禮記章句

禮記卷之九

婺源汪　紱雙池章句　後學

烏程盧葆辰千
同邑程夢元颺園
同邑俞　瀆桓璋　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哀公問第二十七　凡二章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公曰。否。吾子言之也。尊猶隆重也。哀公以言禮者之尊。而意其必有大焉者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由禮則生。不由禮。則無以保其生。是禮者。民之所由生也。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

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爲尊敬然長上聲數入聲

○節事者爲之品節而事之若郊社望秩之各有其等是也數密也天地之神人物之大本君臣上下長幼以天下言男女父子兄弟昏姻疏數以一家言此所言之序也尊敬者奉持而慎守之也凡此皆民之所由生者君子有見於禮之不可無者如此故以此爲尊敬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會節猶際會謂交接之體也君子以禮爲尊敬則亦既有諸己矣而己之所能即百姓之所共能也故推之以教百姓使之皆有以率由於天理之節文而不失其交會之體也所謂會節即上文天地君臣上下長幼男女父子兄弟昏姻疏數數者而已易文言傳曰嘉會足以合禮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有成事謂會節不廢也嗣繼也會節之體既立然後爲之文以繼之使可行之久遠而不倦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此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

家臘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順之謂庶民信從之也言猶明也喪算五服之喪其年月之數殯葬之期之類也鼎俎豕臘宗廟皆所以爲敬祭祀序宗族之用敬祭祀以節事天地之神明喪算序宗族以辨君臣上下長幼別男女父子兄弟昏姻疏數此則盡制度品節之詳爲禮之大成而民之所由以生者也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卽安其居隨寓而安也節儉醜惡也未味通此又本之君身者節欲所以盡禮而克己所以愛民也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總結上文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好去聲厭平聲○實貨謂貨財荒廢時怠廢事傲侮人慢自弛也固者用力之意午迕同謂逆衆

心也當猶合也所理之所安也前古之道後如此節所云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故縱欲則必敗度廢禮其不至於慢鬼神而亂民義者鮮矣公疑禮之重如此而今之君子何以不行而孔子對之如此蓋非不能行也莫或為之已耳

〇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坐才臥反愀七小反〇誰猶何也愀然作色貌德猶幸也固助語辭敢言豈敢也哀公之問似有志於行者故孔子愀然動也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欲公反求諸己也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所謂人道

政爲大者三綱而已庶物衆事也三綱正則衆目畢正矣無以謙辭行三言之道謂所以別之親之嚴之之術也

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以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迎去聲舍上聲本與之與平聲○此乃所以行三言之道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則爲政固以愛人爲大矣顧民之所由生惟禮爲大非禮則無能相保以生故治愛人之道必以禮也禮主於敬非敬則禮爲虛文而已故治禮之道又以敬爲大也禮達於上下而率敬本之君身君能敬則爲政之道至矣然君子無不敬也而其所尤重則莫如大昏男女別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君臣嚴此三綱之首王化之端也大昏之重如此故天子諸侯之昏必皆冕而親迎冕所以致其敬而親迎所以致其親親之而後能使之親己尤必敬以致其親而後其親可久而不渝若舍敬

而徒親則男女之私必流於褻而或無以保其親矣不愛則無以相親愛而不以敬行之又必至於失其正蓋人心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而天下之事則莫不各有天理之節文惟敬慎以循乎天理之節文而後人心之真可以全而無失則滿腔惻隱隨在發見而推之不窮矣故聖人之道莫要於敬而敬大昏者則尤其人道之始也此所以冕而親迎與太史公曰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好去聲○當時習於廢禮故公疑冕而親迎之已重也以合異姓以承先嗣以主天地宗廟社稷則其重至矣冕者朝覲祭享之服將以承先祀而主百神故親迎以冕併言天地者統天子言之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焉於虔反○固陋也言非固陋

則無已重之問而不得聞此言矣欲問不得其辭口欲言而未能也請少進欲孔子之更有以啓之也公問孔子之言而知大昏之重矣然猶未喻其所以重之之理故問之如此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夫地不合萬物不生易上經所以首乾坤也大昏萬世之嗣易下經所以首咸恆也由此言之大昏之重至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陳氏云直言當作朝廷今姑從之與平聲○遂言者繼事之辭上文既答大昏已重之問而此乃復申前節所以治愛人禮為大之意配對也物猶事也治宗廟有禮而神明假治朝廷以禮而上下肅幽明各得其分而事物各得其體又何慮事物之不振而國勢之不興乎是時君弱臣強魯以積孱哀公蓋亦恥之而公方以妾為妻陵暴弱小又常有去三桓之志情

於禮甚矣故夫子因其所恥而婉道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與平聲下同○此以下復申前節所以治禮敬爲大之意也以繼先聖之後而主宗廟則妻者親之主也以開萬世之嗣而立朝廷則子者親之後也敬其妻子所以治宗廟朝廷之禮而爲爲政之本蓋不唯冕而親迎之一端云矣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敬其妻子齊家之道也而家之本在身則敬身爲大矣蓋人道親親親親仁也身與親爲一體有仁親之心則所以敬守其身者自宜無所不至苟辱身矣則是自絕於親而本之既亡枝將焉附又何敬妻子之足云也乎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

順矣。妃配同儷音迄大音泰○三者。身及妻子也。能敬其身。則禮盡於身。而足爲妻子觀型矣。由是以敬其妻子。則禮行於家。而宗廟朝廷之禮亦由是治焉。是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而庶事從之無不正矣。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妻以及妻。舉斯加彼。天下運之掌上。愛人之政。孰有外於此也。是則敬也者。所以行三言之道也。孟子曰。太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又曰。太王愛厥妃。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故此以太王之道言之。順謂從風順治也。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辭猶口實也。則法也。言君子之一言一動。在下者皆將承而效之。一有過失。則無以正國家矣。是以君子必言有物而行有恆。不敢少有幾微之忽。斯百姓亦無待命令而自無不敬恭於我。誠如是。則可謂能敬其身矣。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

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此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之意。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樂音洛。○復申前節爲政愛人爲大之意。不能有其身，謂不知自愛，如所謂忘之甚者忘其身也。蓋人我一體，愛人卽以自愛，而有不能愛人者，則是不能自愛其身者矣。自愛其身，則反身循理，自可隨寓而安。不能有其身，則縱欲懷居，而不能有安土之仁矣。安土敦仁，則不愧不怍，無入而不自得。不能安土，則長戚戚於心，而昧其樂天之智矣。不仁不智，形色皆虛器耳，何以成其身乎。前言所以治愛人禮爲大者，敬以善其愛之用也。此言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者，愛以立其敬之體也。仁者，天地之心；敬者，工夫之要；故其相爲體用如此。曰敬身者，以工夫言也；曰成身者，以成功言也。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不過乎物，卽前節所云言不過辭，動

不過則則者。於視聽言動之間。一循乎物理之當然而不失。則本心之德全。而形踐矣。此所謂成身也。前言成親者。以身爲親之枝而言也。此言成身者。以身立爲政之本而言也。要之成親成身。皆一敬身而已耳。公曰。敢問

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前言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是君子之貴乎天道也。

故公以此爲問焉。閉。猶塞也。窮也。不閉其久。不以一往而有所終窮。蓋動靜互根。如循環之無端故也。無爲而物成神妙不測之至。有非見聞所及者。已成而明。則物則之昭著於目前者也。暫觀其分。則日月東西相從不已。統觀其全。則不閉其久矣。求其所以然。則無爲而物成。觀其所當然。則已成而明也。日月相從不已。而不閉其久。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無爲物成而已成而明。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也。天道惟不已。故能成生物之功。人心而有所已。則無以成身而治政矣。君子貴其不已者。自顯之於應事接物之間。以徹之至於獨知之地。而密之入於不

睹不聞之頃皆必將之以戒慎恐懼之懷而不敢有斯須之間則久之而天道在我自不能已其過化存神之妙著於上下亦有與天地同流者此則成身之至詣而爲政之極功然也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惷尸雍反○惷愚質之不美也冥暗煩亂言不能通曉記憶也志記也欲孔子要約其言以志之心故下節孔子又舉其要而言之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辟音避○仁人以愛人成身言也孝子以敬身成親言也天賦我以如是之德而我不能敬以全之是棄天也親生我以如是之身而我不能敬以守之是傷親也是故事天事親一要於不過乎物而已復要之曰孝子成身見所言之無二致也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自虞其後罪是有志於行也故孔子深喜之○此章以三綱爲政之本而大昏又三綱之本顧敬妻子者必本之敬身敬身所以成身成親而天道

則又敬身之原也。本之以仁。要之以敬。此易簡之道。讀者不可以戴記而忽之也。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此篇疑子貢門人所記。然辭多枝葉。或未必盡當日之言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女音汝。語去聲。○縱言。汎言也。子言使女能以禮。則隨所施而皆得其宜矣。此句一篇之大指。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

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中去聲。○敬者。細謹之意。敬以心言。恭以貌言。勇以事言。野。固陋也。給。便捷也。逆。悖戾也。敬近於質。故其失野。恭近於文。故流為給。不中禮則失中。是以有是三者之弊。子曰。給奪慈仁。復稱子曰者。語少間而復言也。慈者仁之用。仁者慈之體也。蓋令色足恭。致飾於外。務以悅人。有似於慈仁。而亂慈仁之實。是三者之弊。唯給為甚。而人不之察也。故特為申言之。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

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食音嗣。○指言三子之偏。亦上文之意也。時師在坐。故言爾。商未在坐。故言商也。朱子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以愛人為主。其於聖人之學。則未有聞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始言禮乎。若商之也。繼言禮。以決之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人誠能節之以禮。則事皆中理。有養有教。而無過不及之弊矣。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與平聲○領。謂總率而約束之。惡。如野給逆之類。好。如敬恭勇之類也。人之氣質。不能皆純。故有其德者。必兼有其病。而美之所在。即偏之所流。惟禮以制之。則約束其質之所偏。以使之不至於流。而成其德之美。此所謂領惡而全好也。然則何如。子游問所以領惡而全好之實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

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食音嗣○郊社祭天地嘗禘祭宗廟舉四者以該羣祀也饋奠喪事之奠也射鄉射鄉鄉飲酒也仁仁之也蓋人心之德莫非天理而其用則則不能不役於形氣之私形氣之私起而不以禮節之則或過焉而入於阿私或不及而失之殘忍或拘泥而不知所往或馳騖而不知所裁中正之則蹈而本心之德鮮矣是以先王制禮事事而爲之節文以立中正之軌使之敬鬼神而不流於諂敬一本而不失其倫厚死喪而不失之愚任鄉黨而不繼以亂洽交際而不失之奢凡所以消其形氣之偏而納之於天理之正是乃所以仁之也是則所謂領惡而全好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禮嘗禘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承上文而舉其重者申言之蓋惟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故能明乎其義者則天下一家民胞物與而於治國乎何有是乃所謂仁也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

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虛去聲。長，之丈反。朝音潮。○此以下，即禮之用而推廣言之，皆所以明禮之領惡而全好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量錯皆去聲。○宮室有度量，鼎有象，皆所以辨等威也。味得其時，謂春酸夏苦之類。官體，若周禮周官之體也。加於身，動作威儀之閒。錯於前，應事接物之際。領惡全好，則無不得其宜矣。所謂周流無不徧者也。此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相去聲。與平聲。倀音昌。錯去聲。○治，猶節也。制也。倀倀，行無定

嚮之貌之往也。何見言不能知也。言無禮則雖一身之視聽言動。且皆無一定之檢制而不知所裁也。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身之視聽言動。且無所檢。而何以齊家治國禦變故定經制哉。禮猶尊也。不能領惡全好如此。則無以處尊位而治天下之情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女音汝。語去聲。○因上文言郊社嘗禘之達於治。而又舉九者以示三子也。知此者知其精義之所存也。畎畝之中。言窮居也。事之。循其精義而身體力

行之也言能事此九者於身則雖窮居而聖人之體用具矣。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縣音元中去聲還音旋齊音慈○兩君相見相朝而行大饗之禮也縣興金奏肆夏也闋終也賓入門而金作及升堂而樂止及賓酢主人則樂又作至主人卒爵而樂止此大饗之始事也樂闋大之下當有升歌清廟四字為大饗第二節下管象武為大饗第三節夏籥序興以籥舞大夏序次大武之後而作由是而備俎豆禮樂百官之盛以至於終事此所謂大饗有四也仁所謂食饗以仁賓客也知仁禮四者而知其仁賓客之精意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在車則和鸞中采齊此三者君子節制之常也客出以雍當作客出以振羽徹以振羽當作徹以雍蓋客出則歌周頌振鷺之詩以送之取無惡無斁之意也徹賓祭之俎則歌周頌雝詩以節之取

雝雝肅肅之語也。自行中規以下至徹，凡五者，合前大饗有四，所謂禮有九也。物猶事也。自周旋折旋之間以至於一出一入之頃，皆必以禮節之，是無事而不在禮，非僻之心所以無自而入也。蓋仁者天理之本然，禮者節文之散著。知仁者會其本然之體，而無物而不在禮者，盡其節目之詳也。人能有以會其本然之體，而又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則天理在我，是作聖之功也。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復申大饗四者君子知仁之意。示情者，示人以用情之和。禮器曰：金次之，示和也。郊特牲曰：以和居參之。蓋賓主之交以情，情欲其本於中而無所乖戾，故金奏以示之和。方揖讓而縣興，至升堂而後樂闋也。清廟之三言文王之純德，而朱弦疏越，一倡三歎，欲在位者得偏聞之，是示人以有諸己之德也。大武詳見樂記。蓋事與時竝，文德武功具焉矣。情者仁之發於外，德者仁之蘊於中，事者仁之措於天下。情和而中節，德純而不已，事之順天而應人，非心德之全者孰能若是？是以君子知仁也，以禮樂相示而使之知仁。此前節所謂仁賓客也。子曰：

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禮有節文度數之詳而本之則一於天理顧言禮而已則恐其煩而無實言理則其體實矣樂有詠歌舞蹈之情而要之必和而有節顧言樂而已則恐其流而不反言節則止而不過矣故君子斯須不離禮樂所以全其仁也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詩博依乎物理有以興起人好善惡惡之心故能詩則於禮知所擇而愚禮不足以惑之不能詩則於禮或擇之不精矣樂以養人之情性而適於淡和故能樂則於禮有從容不迫之致不能樂則於禮或拘急而鮮有可觀矣此詩禮樂之相爲用也德即天理之得於心者厚於德而後禮有其實德薄則禮徒虛文而已繆也素也用之失也虛則本之失也非禮無以成德而非德則又無以爲禮之本故必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而後有以全其仁也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事物無定準須以禮閑之禮只是虛腔又須以德實之故制事物之中者存乎禮而不失之於或繆或素或虛者則存乎人前節言禮之領惡全好不可闕矣又恐人徒事虛文以爲禮樂也故反之

而言此以著禮樂之實焉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與平聲夫音扶〇草廬吳氏曰子貢意夔旣能樂又非薦德然但聞其達樂而不聞其達禮故問夔之於禮果不達與古之人者謂年代久遠不能詳知其人也夔當日爲典樂之官故但傳其達樂之名而不知其達禮與否年代久遠不可詳知則不可臆說矣愚按此有疑義闕文姑存吳說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語去聲女音汝錯去聲〇前吾語女言我前已告女矣即上文所云是也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

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復扶又反。而樂之樂音洛。夫音扶。大音泰。朝音潮。○子張務外。蓋徇乎禮樂之文。而未嘗反求諸身。故不知禮樂之爲政。而復問也。故夫子反諸身而告之。言必可行。而實從而踐之。則無過高之言。而行皆當理。禮之實也。行必由中。而愷悌以出之。則無外飾之行。而性情流露。樂之真也。專力於身以立民表。則有以範事物而宜民人。是以天下大平也。萬物服體。言萬物皆從其理也。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目巧之室。謂但任目力之巧爲室。而無規矩繩墨者。言禮無往而不在。乃事理之本然。古今之通義也。但此及下節。與上文意殊不相貫。石梁王氏曰。篇末句句是記者自作結語。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

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長上聲○又言無禮則亂。故古帝王之爲政皆必以禮。此二節皆反覆領惡全好之意。遠近以親疏言也。外內以次序言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發開也。矇昧也。謂開其昧也。夫子之作止語默。無非禮樂而已。故三子既聞夫子之言。而遂昭然有以見夫子也。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此篇疑子夏門人所記。篇中多用韻語。蓋不無潤色之矣。然而其義甚粹。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閒音閑。弟去聲○詩大雅泂酌之篇。凱樂也。弟易也。孔子

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夫音扶。○達。通也。禮樂之原。天地序和之理也。達之。則知性知天矣。致。推致也。必至於是而無歉之意也。至者。誠實惻怛之至。行之者。實致其功。不顯篤恭是也。橫。徧布也。於天下。言無適不然。此盡性事天之事也。不顯篤恭。與天合德。則萬物一體。而知幾其神。四方有敗。必先知之矣。此所謂豈弟也。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樂相之樂音洛。○志者。心之所之也。不曰心而曰志者。有定嚮而無他歧之意由體達用之主也。達之於言爲詩。章之於身爲禮。發之爲

情而致之民物則爲一樂爲哀而皆以志立之本存於心者和樂平易之至而無一毫慘刻險陂之私則發之言者必和樂平易之言而無躁妄支誕之失志見於言如此則章之身者莫非天理之發見流行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言動之發莫非天理則萬物一體而無彼此形氣之隔是以樂民之樂所欲與聚不啻如父母之衣食其子焉合和之之至也樂民之樂則必憂民之憂所惡勿施不啻如父母之哀矜其子焉惻怛之至也樂易之至哀矜隨之哀矜之至而樂易見焉是哀樂相生懇摯誠篤不已於心然非聲音笑貌所得而僞爲也其肫摯不已者要存乎隱微獨知之地不言而不動之先而胞與之懷與天同體則是志氣之塞乎天地而已此所謂五至也要之五至惟一志至而已兼言氣者氣所以配志而助之行者也塞乎天地所謂至也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子

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三者即上文不得見不得聞而塞乎天地之事此乃詳言其目也以天地言則天地之和天地之序天地生物之心所謂禮樂之原也以人心言則無私之體

敬忌之懷慈愛惻怛之念此性情之德也其行之者則安土樂天而不雜以私欲之累不待管弦以爲樂也不顯篤恭而不使有一念之怠不待揖讓以爲禮也滿腔惻隱而不參以一念之一刻不待衰麻以爲服也上文有志至詩至而此不之及者三者性情之德皆莫非志而詩以道情性則言此三無而詩與志在其中矣上文先禮而後樂此先樂而後禮者樂陽而來生始事也生而各協於分藝故次禮哀死而喪則終事也以工夫言則和也敬也只以全其惻怛之仁耳此三者之序也

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聞三無而未能盡達其意故欲以詩相發明也

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基承籍之意宥宏深密靜密也此周頌昊天有成句之詩言成王夙夜積德以承籍天命者至宏深而靜密孔子引之以明無聲之樂蓋基命者樂天之事而有密則無聲之可聞矣逮逮詩作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此邶風柏舟之詩詩人自言省其威儀而皆未有闕失孔子引之以明無體之禮蓋由中達其

外莫非天理而不能名言其何者爲禮是無體之謂也匍匐手足竝行急遽之貌此邶風谷風之詩孔子引之以明無服之喪蓋滿腔惻隱隨處發見則雖疏遠之民而往助之情不能自已所謂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服之習而行之也起興起也其工夫效驗日起而有功也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施及之施畜鼓聞音

問施於之施音異。○樂以治心故言氣志禮以治躬故言威儀不違者不敢少有乖戾也遲遲詳愼之意檢身唯恐失也怨者推己之謂孔悲甚切也以已度人而知其一體則孔悲矣此皆言實致其功也既得則能不違矣翼翼嚴敬而不失也施及四國則有以推之矣皆致功而有得而既從則有自然之樂而非强矣上下之和同亦無待於勉有自然之度也畜萬邦則怨施廣矣皆得而益熟時也日聞四方德音之盛也日就月將聖敬之躋自然而不容已也純德孔明則肫肫之仁隨處發見也皆熟而益著時也乃日聞四方而不違者猶日起而有功此所謂生則惡可已者也施及四海則動而世爲天下道矣樂之用施故反而言既起禮之用誠故推而言四海亦進反之意也施於孫子則德之及人者沒世不忘矣此皆悠久無疆之效也進而不已故謂之曰五起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參七南反勞去聲○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蓋古語子夏因上文夫子所言之盛而舉以爲問也奉者奉而行之也勞慰安也

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效法天地所以能參天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此及下節舊本在是湯之德也下今按當在此○此言天地之無私而聖人所以奉之者也四時天之運行而風雨霜露則皆自天而降神氣施於天而地承之動為風霆以流為形體則萬物無不發見而生於地矣天施地生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天理發見之實豈有所私覆載於其間哉而至教存焉矣人惟習而不察察焉而不能有以體之則蔽於私而與天地不相似矣惟聖人為能奉而行之則與天地參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耆示至反○聖人奉若天地至教而不參以一毫人欲之私則志氣之在躬者清明之至與天地合是以知幾其神而凡耆欲之所嚮天若必有以默啓其朕兆以為之先如天降時雨則山川必先為之出雲也然非聖人之無私又孰能有以察其幾乎奉三無私

以勞天下。後天奉時也。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則先天弗違矣。此所以參天地也。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日齊之齊音躋。假音格。此節舊本在此之謂三無私下。今按當在此。○詩商頌長發之篇。蘇氏曰。至於湯齊。言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朱子曰。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上帝命之以爲法於九州也。紱按。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是湯之奉三無私也。帝命式于九圍。則以其德之合天。而天命之以勞天下也。其在詩曰。四字衍文。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此節以下舊本在山川出雲之下。○詩大雅崧高之篇。朱子曰。山高而大曰嵩。嶽山之尊者。甫甫侯。申申伯也。翰幹。蕃蔽也。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

侯及申伯實能爲周之楨幹蕃薇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敍按此本宣王之詩孔子引之以爲文武之德與天地合是以天眷命之久而不已既命之以有天下又爲之篤生賢哲以輔子孫是文武之德之參天地也蓋親賢樂利沒世不忘之意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之王王字去聲聞音問大音泰○總上文而言之令聞善譽也蓋令名爲德之輿三王非有意於先之而德積於中令名自著於外然未有無德可稱而能受天命者也詩大雅江漢之篇明明者明之又明繼照不已即無私意也其德不已故令聞亦不已而配天受命者在是矣蓋三代所同也弛詩作矢協詩作洽弛其文德二句亦江漢篇文矢陳也文德體天地至教之德也四國四方之國也大王不以養人者害人而往遷於岐是矢其文德者而周之王迹自大王肇之故以是言大王之德前引長發之詩曰帝命不違則商先世之德可知所引崧高之詩則唯推本文武而未及其先故補言大王之德如此以見

積累之非一世。而凝命之有自來也。驩然。喜躍貌。周。終。則負牆以避後進問之人也。承。猶言請事也。受命者。三王之事。而脩德則人人所當自盡者。故子夏承之而不疑也。

坊記第三十

言君子之道。所以坊民。故以坊記名篇。凡三十九章。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辟音譬坊防同與平聲○凡稱子言之者。述孔子之意。而非必孔子之言也。坊。所以止水者。言君子以道坊民之所不足。猶坊止水之橫流也。不足。猶言過失。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言坊之不容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範以禮則無失德矣。失德則淫。出於禮則入於刑也。命者。性命之正。所謂道心。欲者。形氣之私。所謂人心也。人心動於形氣之私。而不知檢則淫泆。而道心亡矣。以道心爲之主。而使人心聽命焉。則天命在我。君子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凡以爲天下立命。以坊民淫而興民德也。○此章立一篇之大旨。○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

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慊苦劫反○約窮困也唯君子困而亨小人則約矣貧不至約以坊其盜富不至驕以坊其亂慊快也足也貴不慊於上不以在上而得快足其欲也此皆禮之爲民坊者益猶漸也亂無自而生若其漸消去也○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好去聲樂音洛或如字乘去聲○樂者忘其貧好禮者忘其富眾而以寧謂有家國民人之眾而制節謹度以自安也天下其幾言其人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貪欲也荼毒草引詩言民情無厭安於爲禍制國以下乃所以坊之也都城卿大夫采邑之城城高一丈長三丈爲一雉此章與上章反覆一意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言大爲之坊民猶踰之也○石梁王

氏曰貧而好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夫音扶朝音潮。○疑似之際。以禮明之。微末之間。以禮表之。○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相去聲盍音褐。○春秋之例。諸侯卒則書爵。正其終也。葬則稱公。從臣子之稱也。楚越之君皆僭稱王。故春秋書其卒而不書其葬。君不稱天。避天子也。大夫不稱君。避國君也。詩逸詩。盍旦夜鳴求旦之鳥。患之者。惡其求所不當求也。引詩以言人之各有定分。不當妄求以犯上也。○春秋夫子所筆削。豈又自引以證其言。蓋此篇只每章首述夫子之意。而其所引經傳。則皆記者自引以發明所言之旨也。○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

坊民。民猶德同姓以弒其君。嫌嫌於偪君也。異姓疏遠不以同車為嫌。然亦不同服。德謂私惠。此與上二章亦反覆一意。皆章疑別微之說也。然禮制難以詳據矣。○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食。祿也。浮。過也。不以薄能受厚祿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朝音潮。○惡謂酒肉之薄惡者。言君子先以讓而民猶或至于爭也。詩小雅角弓之篇。言民心無良。其相怨也。各據其一方之見。兄弟相讒。以取爵祿。而不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記者引此以實犯齒犯貴犯君之說也。○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子云。利祿先死

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偝，步妹反。畜，許六反。號，平聲。○始死曰死，既葬則反而亡。或曰：亡，出亡也，亦通。偝，背。託，謂託孤。詩邶風燕燕之篇。畜，詩作勗。勗，勉也。莊姜言戴嬀常以先君之思勉我，亦不偝死之意也。號，呼也。無告，無所託也。自君子辭貴至此四章，亦反覆一意，皆坊民之爭利祿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貴人，貴有德之人也。賤祿，不吝於授祿也。技，才能也。賤車，不吝於賜車也。言惟有德有才者則賜祿，祿與車而不吝也。興讓，謂人敦實行而不爭也。約言，恐言之過其實也。大言不慙，則必無其實矣。鄭氏曰：約與先互言，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愚按：此二語與上文殊不相蒙，未詳何說。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

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酌民言，酌量與論之可否，以施之政教也。天上施，尊上之政教，如戴天也。犯謂違於民心。亂，悖逆也。信，以實也。讓，謂讓善，舍己從人之意也。報禮，重謂天上施也。詩，大雅板之篇。記者引以證酌民言之說也。〇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讓善於人，則人莫與爭善，而且可寡怨矣。詩，衛風氓之篇。履，詩作體。引詩意殊難解。〇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維王，度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言君子讓善，則民化而從之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度，詩作宅。引詩意亦未協。〇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女音汝，於音烏，乎音呼。〇君陳，周書。此與書文

小異。謀事曰謀。謀道曰猷。引此以證讓善作忠之說。○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太誓周書。引此以言武王之讓善於親也。○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弛遺棄也。敬守而行之也。然親之行有當改而無大害於事者。亦必三年而後改之。則厚之至也。高宗當作說命。商書也。然書說命及無逸篇文皆小異。讙無逸作雍。引書義亦不協。此以上數章。皆反覆讓善之說。○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忿當作怠。從父母之命而不怠也。微諫。論語所謂幾諫也。不倦。不違也。詩。大雅既醉之篇。不匱。無窮也。即不怠不倦不怨是也。○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

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因睦以合族以燕食合族之禮致其睦也詩小雅角弓之詩綽綽寬貌言敦睦之易也瘉病也引此以言當教民睦。○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以衣之衣去聲○車或可以通乘衣則不敢褻之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言當敬其親也。○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不同位如不主奧不立阼之類。書商書太甲篇。言君不君則辱其祖引此以言父或無以厚子之敬則辱祖也義殊牽强。○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不言慈以厚孝也戲不妨於娛親歎則恐傷親意也老萊子近之。○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上聲朝音潮○老老爲其近於親也言作孝自朝廷始。○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

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程子曰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綏挼有事有所尊而事之也追孝追遠以致其孝也前章言薄於孝猶知孝者也此言忘親則益甚矣此以上數章皆教民孝之意○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用祭器以養賓敬賓如敬神也菲薄物也美盛饌也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言主人致禮於賓不在物之厚薄而貴有以將其敬賓答禮於主人亦不問物之厚薄而當視其心之敬否故主人親饋敬也客祭而食以報敬也不親饋則敬殺矣若乃無其禮則君子豈肯貪其美而苟食哉易既濟九五爻辭禴薄祭也寔受其福以其敬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既飽以德言非

徒飽其饌之美也。方氏曰。食者利之所存。義即禮之體。故於此言爭利而忘義。○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齊側皆反○醆奔也。醴味未成而何之。澄酒味成而下之。是示民以不貪味也。尸飲三者以大夫禮。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尸。而後主人獻賓以及衆賓皆飲一也。因祭之酒肉而合族以使相旅酬飲燕睦族之道也。堂上者對越其先。而堂下者觀法於上。教成於廟中矣。詩小雅楚茨之篇。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

家示民不倍也廣音擴倍音義見檀弓○每進以讓辭進之義每加以遠示民有終也示民不倍以周人弔於家言不忍謂親之在野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上文辨引二代之禮故此復以子云斷之言送死大事不可不慎擇也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言失即遠之義且忽於卒事也○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不遽居主人之位不忍死其親也親已往而猶不忍代親故曰追孝諸侯即位踰年而後稱君此云沒喪蓋以畢葬事言不爭不貪君位也春秋魯僖公九年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奚齊即位未踰年故稱君之子卓即位踰年故稱君春秋書弑卓而此言及者只以證未沒喪不稱君之說不關里克弑君義也或曰及當作弑○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

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弟去聲長上聲不貳之貳當作二二君之二當作貳○資於事父以事君資於事兄以事長道無二致君子猶言公子君在則唯盡子臣之職而不干與於仕宦之政以尊君父也若有事於卜之日或君有故而使己攝之則自稱曰君之貳某也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君親一致無可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君適諸侯言饋獻或人子所不能無而車馬之重則不敢及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貳二心也僭偪也此章反覆以事親事君之道言而見其一致也○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

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先幣之先去聲，菑音茲，行下孟反。○先，先之也。禮之先幣帛，所謂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蓋幣帛，利也。苟以幣爲先而以禮爲後，則民將唯知有利矣。辭謂禮文也。欲利者，民之情，今廢禮而行其欲利之情，則民必至於爭矣。弗能見，以疾病他故不能行相見之禮也。覿，覿而納之也。不覿其饋，不以無禮而苟利也。易无妄六二爻辭，經文與此異。田反草曰菑，二歲曰畬。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是無事而苟祿，凶之道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遺于位反，穧才細反。○詩小雅大田之篇，文與此異。秉，把。穧，束。稼，耕田。漁，獵也。食時不力珍，時有常膳，不力求珍

味也。不坐羊不坐犬。未詳。或曰。用以爲牲。不復用其皮以坐也。詩。邶風谷風之篇。葑。蔓菁也。菲。似葍。莖粗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言采葑菲者。無幷其下體取之。以遺利於民。則其德音無違。而民願與之同生死矣。以證不盡利之說也。前已言爭利忘義。此復加亡其身云者。甚之也。以上數章。雜言燕享喪祭饋問之禮。戒民爭利之意。○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夫音扶。取去聲。從音縱。告工毒反。以此坊民十一字舊在詩云之上。陳氏移章末。今從之。○詩。齊風南山之篇。文與此小異。克。能。蓺。樹也。自獻其身。言女子自薦枕席於男子。○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

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取，去聲。去，起呂反。○魯春秋謂魯昭公之事。昭公取於吳，爲魯與吳皆姬姓，諱之，故去其姓而但繫之以國。死書孟子卒，若以爲宋子姓之女者。○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祭禮，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祭有男女交爵也。古者諸侯饗賓，亦以祭禮行之，則大饗有夫人獻賓之禮矣。陽侯、繆侯，兩君之謚也，其國無考。後世因陽侯繆侯之事而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之罪大矣。然因之而廢禮，則均失之者也。○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見，賢偏反。辟音避。遠，去聲。○辟遠，辟嫌而遠之也。色厚於德，好德不如好色也。○子云：好德如好色。好，去聲。○鄭氏曰：此句似未足。愚按此下必有闕文錯簡。○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

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
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
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章首闕子云二字遠去聲○古者諸侯不內娶漁色
者下娶國中之女猶漁者之取魚將唯已所欲也問婦人
之疾而不問其疾者以婦人之疾或有難於言者亦遠別
之意也亂於族因漁色之及姑姊妹而言○子云婚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
承子以授壻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迎去聲見賢徧反○舅姑
謂妻之父母承進也子謂其女也言親迎之禮敬事如此
甫刑周書呂刑篇也忌畏也敬畏之至則所行者皆可言
而無可簡擇之言於身矣記者引此謂男女之交敬畏以
行之則無淫褻之辱也此以上數章皆反覆言男女之別
而以敬忌結之蓋所當敬忌者尤莫如男女之際云○此
篇固多格言然辭意煩雜有慾疾於頭之意而啓人以性
惡之疑雖皆倚伏聖人之言而未見其盡醇也○本以
授壻下有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十一五字

無甫刑曰以
下十二字

中庸第三十一 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附於禮經之後梁武帝亦有中庸講疏一卷宋仁宗天聖五年以是篇賜新第王堯臣等高宗紹興五年御書此篇賜汪應辰以下是此篇之特重於他篇久矣然異說紛竄倚伏其中茫不可擇迨程子表章之而朱子爲之章句或問是篇乃特列於四子書云

表記第三十二 鄭氏曰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凡五十章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應氏曰歸乎之歎聖人閔流不遇視世道之日衰念儀型之有本也愚按凡人著乎外者必本乎內若乃致飾於顯以待矜而莊待厲而威待言而信則其本不足無以爲民表也君子戒懼慎獨之至則所以立民表者不待見而後顯不待矜而自莊不待厲而自威不待言而人信之所謂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者也又何必得位行道而後有以化

民哉。此孔子所以有思歸之歎也。○此節一篇之旨。○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此節上章之意而申之。動容貌，斯遠暴慢，則不失足於人，而人自畏之。正顏色，斯近信，則不失色於人，而人自憚之。出辭氣，斯遠鄙倍，則不失口於人，而人自信之。此君子所操存省察而立民表者也。敬畏之至，斯在躬可無擇言矣。○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應氏曰：文質異宜，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瀆溷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樂音洛。朝音潮。○呂氏曰：極敬者，誠意至也，苟至於樂，則放弛。極辨者，節文明也，苟至於倦，則苟簡。愚按：此亦主敬之意。○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辟音避。遠，去聲。○慎以執事，則不至於取禍；篤以處己，則其誠不可揜；恭以接人，則自遠於恥辱。應氏曰：君子經德不回，非以正行，豈區區辟禍不揜遠恥

恥哉。記者重言此。亦以曉人知避困辱之道耳。○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儳仕鑑反。○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故莊敬自持。則精神日以強固。安肆自弛。則心志日以偷惰。儳然參錯之貌。應氏曰。心無所檢束。故儳焉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故不能終日也。若主一以直內而心廣體胖。何至於如不終日乎。程叔子甚愛此章。曰。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矣。○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齊側皆反見賢偏反○雲莊陳氏曰。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其所當敬者。故並言之。○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馬氏曰。狎侮至於死而不畏者。溺於所褻也。愚按。此怪歎之辭。○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告工毒反。○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禮者相見之節。必以辭以禮者。交際不可苟也。苟則褻。褻則不

敬。此交所以易疏也。愚按，交際而無禮，則必流於狎侮。先王所爲謹始慮終也。易蒙卦彖辭。初筮則神告之，以其誠敬也。再三則不誠不敬矣，故不告。記者引此，以言人之交際，無或不敬於始，而致後之狎侮相褻也。○自次章至此，皆以敬立民表之意。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仁者，心德之全，人道之備也。仁得於己，而四方自來會歸，故曰天下之表，猶所謂皇建其有極也。義者，應物之則，制事之宜也。以義制事，而物無不受裁，故曰天下之制。仁體而義用也。報者，屈伸感應之理，稱物平施之道也。利，順也。謂天下自然之情也。報者，物情之自然，而義以制之。義者，吾心之裁制，而報以行之。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承上章報者天下之利而言。勸，勸於施德。懲，懲於作怨也。詩，大雅抑之篇。讎，答也。太甲，商書。今書文小異。后，君。胥，相。寧，安也。辟，亦君也。引此以明勸懲之說。雲莊陳氏曰：論語曰：以直報怨，以德報

德。此云以怨報怨，恐非孔子之言也。或曰以怨當作以直。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因上文引詩書，故再以子曰別之。寬身之仁，言以寬厚自處，而似於仁耳，非中正之仁也。此報之失其利者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好惡皆去聲。○方氏曰：欲而好仁，知者利仁之事也；畏而惡不仁，畏罪者強仁之事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非中心安仁者不能，故曰天下一人而已。呂氏曰：安仁者一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能以盡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眾人皆可以為仁。以聖人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眾人所可為而制法，則法無不行。懸拔議道自己，責己之周也；置法以民，治人之恕也。己盡道，則可為民表；法可行，則利乎人情。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眾人望人則易從。○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功，事功也。情，猶實也。仁之事功

同而其心之安勉公私或異故與仁同功其仁猶未可知過者偶然之失人情所不能揜者也至於過而猶有不拂乎愛之理者則其心之至誠惻怛而非僞也斷可識矣但論語言觀過知仁謂人雖有過猶可因過而知其心耳此則似觀仁者必待其有過意雖是而語未圓蓋傳述孔子之言而不能無失其真矣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知音智强上聲○利猶貪也仁者則安於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畏易所守此雖有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者也畏罪者强仁則有爲而爲之未能不失於所忽矣此所謂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也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仁以心言感也道以事言應也心純於仁則事無不合道若人之舉動右先而左隨之也仁理也人謂人所得於天而成爲人者性也道者當然之路以在物言也義者制物之宜以本之身言也仁者體之存義者用之發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

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仁陽而義陰有得乎所稟之偏者所以不能無弊然薄義不可以言仁薄仁亦未必盡合於義此舉

其偏詣言之以見體用之不可偏廢也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王去聲○至者心純乎仁自然合道仁之熟義之精也天下望而歸之所謂天下之表也義者制節謹度不敢違道利仁之事也正己以裁物所謂天下之制也考者未能實見乎義理之當然而因事察理惟恐或失強仁之事也順而不拂亦可以無大失矣所謂天下之利也仁者非必皆王而包涵偏覆則王天下之氣象義者非必皆霸而制節謹度則長諸侯之規模○自仁者天下之表章至此皆言仁義報三者之道而要之以仁爲歸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仁一而已矣而安仁利仁強仁則存乎其人其數有不齊也義則隨事付物有長短小大之不同又非可以數齊者矣憯怛本於中心安仁利仁之事也率法而強

仁。雖未至於仁。然亦求仁之資矣。習而熟之。天理可以日見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芑苦。栞。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指成王也。詩言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安其能敬之子。則武王之事也。記者引此而言仁者中心愛人。則親賢樂利之澤流於子孫。此仁之至也。國風。邶風谷風篇。閱。容。皇。暇。恤。憂也。詩言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之後乎。記者引此。而言率法强仁者。兢業以求免失而已。未能及遠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

勝音升。夫音扶。度待洛反。○道。路也。仁者。心德之全。重莫能勝矣。堯舜猶病。遠莫能窮矣。兼統萬善。取數之多也。以義度人。挈其長短大小。以充義之盡。則盡仁者鮮矣。以人望人。則隨其量之所至。苟有一善。皆可與於仁之數。如管仲之功。夷齊之讓。皆可言仁。是以賢者可知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
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輶音猶鮮
上聲好鄉皆去聲俛音逸○大雅烝民之篇。輶輕。儀度。圖
謀也。仲山甫賢臣名。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
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唯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
而恨不能有以助之。記者引之以證一人而已之說。即上
章器重之意也。小雅車舝之篇。景行大道也。止語辭。言高
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孔子讀詩而贊之。言詩人之好德
也如此。鄉往之切。而躬行之。乃道無終窮。人壽有限。則亦不
安能以盡道之量哉。而好仁者不計也。則忘其年數之不
足。惟俯首以日孳孳。至於死而後已焉。此蓋堯舜猶病之
心。即上章道遠之說也。應氏曰。上章言器重道遠。而人不
可以全責。此又
總敘而勸勉之。○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
好去聲○器重道遠。仁之難成也。然亦
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私欲間之。而不
仁者之過易辭也。

知好焉已耳。人人失其所好之正。此仁所以難成。然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過不易辭哉。辭謂解而去之。蓋仁雖難能。而苟知好仁。則至之亦易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近去聲。信近情當作情近信。夫音扶。易音異。鮮上聲。○恭。謙抑。儉。節制。情。質實也。敬讓以行此。主以敬讓之心。而出之以恭。守之以儉。實之以情也。復禮存誠。皆求仁之事。如是而失之者鮮。即上章仁者之過易辭之意也。恭雖未足盡禮。然卑以自牧。則言動寡過矣。情雖未能盡實。然悃愊無華。則人可共信矣。儉雖未可言仁。然寡欲寧辭。則隨寓而安矣。此所以爲近禮近信近仁也。反是而矜高侈肆浮僞。其去仁不日遠乎。詩。大雅抑之篇。溫和厚貌。基址也。○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

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行下孟反以行之行如字移如字又尺止反○上章示人以求仁之方此章言君子化民於仁之事也制行制民之行也不制以己謂寬以誘之而不遽責其如己也恕而易從則民有所勸勉民自知其不逮則有所愧恥行其言謂從其教也制禮以節其性歆其信以存其誠此教民寡過之具也容貌進退揖讓之容文之者飾貌以教恭制外所以養中也衣服冕弁衰絰之服以移之者制節以教儉使服弁冕而知敬服衰絰而知哀有以僭移者默奪於其志也此二者又皆禮以節之之事也或曰以移當作稱謂辨衣服之制以稱其內使覼名思義也亦通朋友交際報施之情極之者由中以教信極猶至也自盡其情而不容已也此所謂信以結之也壹專也凡上之所以教皆欲民專一於為仁而恥為不仁也小雅何人斯篇引詩而言聖人之化民如此焉則民皆自有以生其愧畏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

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行下孟反衰七雷反稱尺證反○此言君子循教之事也遂成就也德有諸己行措之事也制外養中顧名思義知以自勵則趣嚮壹而心德可全矣詩曹風候人之篇鵜鵜鶘淘河水鳥洿澤食魚者記詩作其鵜在梁則不濡其翼矣小人無實德又何以稱其服哉○自仁有數章至此皆以言仁之難能而又示人以求仁之方也○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盛平聲○義者萬殊之分各有其當然之理故無貴無賤各盡其所當然即所謂義者天下之制也故天子事天諸侯事天子

然必天子誠敬以奉天而後諸侯亦勤事以輔天子則倡之自上也事天舉親耕爲言其實承天出治非但祭祀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此下言人臣之義德覆天下而不敢自居義之盡仁之至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役爲也恭順儉節仁之方也忠信辭讓禮之本也仁以內言禮以外言恭儉制外養中信讓由中達外尙猶多也儉於位言儉以自處也不自尙其事以下七句皆恭儉信讓之事也自盡其道以事君而得君與否所不計焉必不以不得於君而變其守仁之厚也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施音異弟去聲與平聲○詩大雅旱麓之篇莫莫茂密貌葛藟藤也施蔓也枝曰條幹曰枚回邪也言君子有凱弟之德則福其所自致非有回邪冀倖之私也引詩而言此惟舜禹文王周公之事君有如此者又言其德之大而心愈小所以福自降之詩大雅大明之篇小心翼翼恭順之貌昭明懷來也方國四方之國也又引以證文王之事而舜禹周公可見矣○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張子曰惠當作德行下孟反處上聲○尊顯名譽壹專也先王制謚以尊顯其人之名譽然惟節取其事行之大者以專其德是不欲名之過於其實也求處求以自處也情實也過行弗率不敢循率太過之行而以中正自守厚之事也處情處厚下賢卽上章恭○子儉信讓之意凡以恥名浮於行故求自處者如此

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行下孟反○言后稷教稼功被天下然自謂便習民事之人耳是不欲名之浮於行也自謂便人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自君子之所謂義章至此皆言自盡其當然之義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弟去聲說音悅樂音洛○詩大雅泂酌之篇凱樂弟易也强勉不已之意說遂之也之指民而言也本和樂之心以教民而教思無窮無忽疾求備之意本平易之心以安民而容保無疆無干譽從欲之私也毋無通樂勝則流樂而無荒言和樂而中節也禮勝則離有禮而親則禮備而不偏矣威莊謂莊敬嚴威安則自然而非勉也孝慈者易直子諒敬則純一而無雜也此反躬而言其凱弟之實所以爲

強教悅安之本也君有和樂平易之德以強教說安其民則民樂其教而不敢慢懷其惠而不能忘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然非聖人不能與也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下無能謂賤之也命謂君之教令注正學先生曰令人不畏上之法令而畏鬼神是命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也此節反覆言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以見兼之者之難也蓋記者因上節父尊母親之言而衍此殆未必孔子之言矣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

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遠去聲惷昌容反施式至反命命令也惷惷蠢蠢猶蕩放也不靜無定主之意蓋務於鬼神之不可知故也勝謂自克以免刑罰也賞罰用爵列如車服之數尺辟之議之類利便捷也賊害也蔽遮掩也言三代各有所尊而其後皆不能無敝也○董子有言曰道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然則昔三代明王之創制而果有偏勝哉此章之說考之他經皆未見其有合如尊命先賞在夏既無可據而商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則未見其先罰也且政刑之治民免而無耻此孔子所以歎後世也今曰夏尊命殷先罰是夏禹商湯亦徒事政刑之治哉果如其言則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是三代盛王皆未得爲凱弟君子也石梁王氏曰此章未敢信爲孔子之言○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

而賞爵刑罰窮矣強上聲○瀆煩褻也○雲莊陳氏曰強民謂殷民不服而成王周公化之之難也賞爵刑罰之制至周而詳悉備具無以復加故曰窮也○夏時不求備蓋民風猶朴不待多求也至殷而風氣日闢教民者不得不詳矣周之禮明樂備此皆勢所必至聖王與時偕行不相沿襲若右虞夏而左商周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勝音升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勝如字○殷尚質而此亦曰文者以對虞夏言則已文也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

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不厚其子。謂傳賢也。僭怛之愛。言愛之切也。教人以善謂之忠。忠利之教。蓋正德利用是也。此鄭前章強教說安之意。安而敬。言敬之不待勉強也。富而有禮。有節而不傷財也。惠而能散。有惠心斯有惠政也。此鄭前章樂而無荒四句之意也。其君子以下。言其化之及人者。恥費。儉以自奉。輕實。輕貨賄以公之人也。忠以自盡而不失之犯分。義以方外。而不失之峭厲。有文章。而非競於外炫。寬以容物。而不失之無辨。此皆尊仁畏義之事也。又引甫刑之稱舜者以實之。蔡子曰。以德爲威而天下無不畏矣。以德爲明。而天下無不明矣。○應氏曰。自庇民大德以下三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唯舜禹文王周公爲仁之厚。而后稷近之。自凱弟君子以下至此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而唯虞帝爲德之至。愚按。虞帝不可及。只此語是孔子之言。記者因此言而衍爲得失升降之說。抑知稱舜之不可及者。蓋謂其性之之德。及其時遐之隆耳。若以不厚其子爲至德。則是至禹德衰之說也。子民如父母。三王所同。孔子稱禹無間。稱周至德。安見其獨以至德歸舜哉。可亭朱氏曰。以上五章。尊舜而貶三代。乃老莊見解。非孔子之言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

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應氏曰。資。憑藉也。經世之學。豫定於胸中。至於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爲藉。然後自獻其身以踐其言。自獻如書云自靖自獻。致命而無愧也。畎畝之幡然。說命之對揚。此伊傅先資之言也。齊桓問答而爲書。燕昭命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言於先而信於後。後世若登壇東嚮之答。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馬氏曰。受祿不誣。言不素餐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呂氏曰。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易大畜象辭。不家食吉。言所畜者既大。則可出而事君。受祿也。○此承上章受祿不誣之意言也。不以小言受大祿。固矣。若不以大言受小祿。則豈敬事後食之意乎。石梁王氏曰。此非君子之言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

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女音汝○雲莊陳氏曰下達謂趨乎污下如謂吾君不能及長君之惡皆是也尚辭利口捷給也自所由以進也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臣能安靖敬共其職位而正直之道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祿以與女也○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諂音諂○尸利謂固寵以求利○石梁王氏曰遠而諫則諂非孔子之言○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葉氏曰邇臣三公也有所可有所否故守和宰家宰羣吏廢置所自出○故正百官大臣牧伯也諸侯藩衛所自倡故慮四方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諫所以正君陳則直言以揚君之過也詩小雅隰桑之篇瑕詩作遐爲言胡也記者引此言臣既心乎愛君則胡不直以陳之而有不欲顯其言者是以中心藏之無日而能忘之也此蓋不顯諫之意其用心厚矣然諫有不可例論者則視乎時可也○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

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易音異遠去聲。難進進之審也。易退退之決也。有虞謂讓德而無競進之心也。若易進難退。則竊位固寵而凌競之風起。傾軋之勢成矣。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此賓主相接之禮。君子之出處亦猶是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竟境同要平聲。○內存利祿之心而外飾屢去之迹是要君也。○呂氏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以不忍去父母之國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晝。冀齊王之悔悟也。然卒出境以去。君子之義可見矣。○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慎始審於進也。敬終敬其事也。○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責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可使爲亂。○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

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辟音避難去聲朝音潮○君使其臣言君有所使於其臣也傾慮而從者敬君之命不敢以得君而慢事也孰熟同孰慮而從終事而退則審處之至不敢有怨於君而委曲以成其事所謂利艱貞者及事終可退則引身而退以自免也易蠱卦上九爻辭引此以言身在事外乃可以高尚其志若處其位則不可不履其事也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賁音奔○呂氏曰天道無私莫非義理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義理以治斯人而已天秩天叙天命天討莫非天也命合乎義理為順天命不合乎義理則為逆天命順則臣將不令而行逆則臣雖令不從矣詩鄘風鶉之奔奔鵲姜姜賁賁居有常匹行則相隨之貌記者引此而言君苟無良則臣下不欲以為君以證逆命之說也○自先資其言章以下皆言人臣事君之道此章則又歸責君身以立臣民之表也

○子曰君子不

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雲莊陳氏曰。不以辭盡人。謂不可以言而盡信其人之實。蓋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條達者也。辭有枝葉。則無辭蔓說而已。此皆世教盛衰所至。故以有道無道言之。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餤音談。○此皆不欲其辭之枝葉也。接交也。不以虛辭說人。故如水。而言必有實。則淡以成也。小雅。巧言之篇。盜言。小人讒賊之言也。餤。進也。○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衣去聲。食音嗣。說音稅。○

不以口譽人。不徒以虛言稱人善也。忠表裏如一也。國風曹風蜉蝣篇。說。舍止也。引詩言憂其無歸。則使之歸舍於我。亦不以虛言悅人之意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諸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口惠而實不至。有虛言而無實惠也。呂氏曰。有求而不許。始雖拂人之意。而終無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始雖順人之意。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貌。旦旦明也。引此而言人之輕諾而不踐言者。其致怨如此也。朱子曰。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與平聲。情疏而貌親。所謂以色親人也。小人。謂細民。穿。穿壁。窬。踰牆。言其匿情飾貌。常畏人知也。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雲莊陳氏曰。巧當作考。情欲其信。大學意誠之謂也。辭欲其考。曲禮必則古昔稱先王之謂也。不考則無稽之言矣。愚按陳說可通。不然。則辭欲巧。非孔子之言也。○自

君子不以辭盡人章至此皆謹言慎行之意。○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唯天子受命於天。然而天不言也。三代明王無時而不稟以敬事天地神明之心。故凡所有事。皆不敢自以爲可行。而託之卜筮以稟命於天。所謂紹天明者是也。王者之稟命於天。猶人子之稟命於親焉耳。不犯日月以下。蓋記者之言。郊特牲。郊用辛。社用甲。日月素定。凡舉他事。皆不可犯此日素定之日。故曰不犯日月。其餘若羣祭祀及舉事。則皆卜日而行。周禮太宰祀五帝卜日。太卜大祭祀眡高命龜是也。此皆不違卜筮者也。周禮簭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則卜筮並用。蓋祭祀常事。及事之小者。則卜筮不相襲。亦不敢瀆神之意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子曰。牲牷禮樂齊盛。不違卜筮。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齊音粢盛音成不違卜筮四字舊在用柔日下今依陳氏改定○雲莊陳

氏曰以其一聽於龜蓍故神人之心皆順也○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易音異○承上章末節之言而記此富備也詩大雅生民之篇兆始也以迄於今明其祿及子孫也○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大廟之大音泰○大人謂天子諸侯器指蓍龜言也威敬言不敢褻也天子無筮非無筮也以卜為主筮則天子不親涖也諸侯有守筮則與守龜並重也天子道路則用筮蓋天子之龜不以出畿甸也諸侯出境不用筮避天子也諸侯適他國而擇所宅之館次則用卜則道亦用龜矣天子天下一家其適諸侯處太廟不必卜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長之丈反○雲莊陳氏曰敬其禮則用祭器敬其事則詢龜筮

不瀆不褻。以其敬也。孔氏曰。敬事君長。謂諸侯朝於天子。及小國於大國。愚按。用祭器。詢龜筮。皆稟以神明之意。所以致其敬也。終篇以此。以與篇首之言敬相爲首尾也。○篇首以敬立進德之本。而德莫大於仁義。臣以此事上。君以此治民。言行。又君子之樞機也。故篇中詳言之。至篇末又終之以敬焉。亦有志者之所述也。顧篇中純疵相閒。擇焉未精。讀者不無憾焉。歟其醕焉可已。

緇衣第三十三

陸氏曰。劉瓛云。此篇公孫尼子所作也。愚按。此篇大抵致意於好惡言行之問。略與前篇相類。取次章緇衣二字名篇。凡二十五章。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音異好惡明而不惑。言行壹而有恆。上之所以易事也。上易事。則下亦無險陂隱伏之情。而易知矣。刑之所以不煩也。自此至十七章。皆言爲上易事之事。十八章以下。則汎以爲下者言之。○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

刑文王萬國作孚。好去聲上惡字去聲。緇衣鄭風篇名其好賢也殷殷於適館授粲巷伯小雅篇名。其惡惡也欲投之豺虎有北。愿謹愿也。言爲上者好善惡惡之誠如此。則合乎民所同然之心。民亦興起於善而不爲惡。不待於爵賞刑罰之煩矣。大雅文王之篇。儀式刑法。孚信也。文王止於至善者也。誠以文王爲式法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夫音扶子音慈孫去聲。○德己所得於身者。教民以德本諸身以爲教也。齊所以一之也。格至也。政法制禁令也。遯逃遯苟免也。言躬行以率民。使之有所觀感而興起。而民有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則又以禮一之。則民皆有以至於善。若所以教者。惟事乎法制禁令之末。及教之不從。則又以刑一之。則民心離遯苟

免而已。慈以愛之。信以結之。恭以涖之。皆以德率民也。民親上死長而興讓。有格心也。甫刑文與書小異。命當依書作靈。善也。言苗民不用善道化民。而制以五虐之刑。名之曰法。故其民皆化於惡德。而舜竄之以絕其世也。○石梁王氏曰。倣論語爲言。意便不足。○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好惡皆去聲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立。立之於位。蓋謂舜舉之也。遂。成就也。豈必盡仁。言不必在位者皆仁人也。此蓋論語舜舉皐陶不仁者遠之意。詩。小雅節南山篇。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大雅。下武之篇。言武王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而天下皆以之爲法也。或曰。舜立禹三年。而百姓皆被其仁以遂其生。非必人人而偏愛之也。亦通。○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

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好去聲長上聲子音慈說音悅梏音覺行下孟反○章志明示其所好惡也貞教正其身以立教也尊仁所志所教皆一於仁也以此三者而慈愛其百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則民致力於行己以順上之教矣詩大雅抑之篇梏直大也言人君有直大之德行則四國無不順從之也○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綍音弗危行而行之行下孟反僭音愆○綸綬綍索也綸大於絲綍大於綸言上之出言雖甚小而在下者奉而行之則甚大以見言之不可不慎也游言無實之言也在上者倡爲游言則下之浮誇必有甚矣危過高也爲上者之言顧行而行顧言則下亦化之而言行相顧也詩大雅抑之篇淑善也止容止也僭過也言慎行而慎言

可知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道去聲行下孟反於緝之於音烏○道引導也君子道人以善而禁其非要必本當躬之言行道以言禁以行互文耳言慮其所終慮其終之敝也行稽其所敝考其敝於終也蓋言行之發稍有所偏則其終必有所敝對舉之亦互文也詩大雅抑之篇爾指君子言也大雅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熙光明也止語辭蓋君子之言行要於敬而已緝熙所以致其敬也敬止則無不敬矣○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長之丈反從七容反○貳雜也壹純也詩小雅都人士之篇章條理也周周京也引詩言君子能正其衣服容貌言語則爲民所瞻望也○子曰爲上可望而

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雲莊陳氏曰。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尹吉。當作伊告。今咸有一德篇文。詩。曹風鳲鳩篇。引書以證君臣同德。又引詩以證壹德之實。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鄭本作章義。今從書作章善。共音恭。好去聲。○呂氏曰。章。明。癉。病也。善厚惡薄。章之癉之。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之分明。民情所以不貳也。詩。小雅小明之篇。引之以明章善之義。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

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卭。長上聲，好惡行皆去聲，癉丁但反，共音恭，卭音窮。○上之好惡無定，則弔人以可疑矣；下虛文而無實，則弔上以難知矣。此與前章正相反也。章好愼惡，用情之公以愼也。儀行，有可儀之行也。不重其辭，不尚虛辭也。不拔其所不及，不務為過高之行也。不煩其所不知，不多為怪誕之言也。上以好惡言，下以言行言，亦互文也。詩，大雅板之篇。板板，反也。卒，盡。癉，病也。引此以言上之失道也。小雅巧言之篇。卭，病也。小人非能恭其職業也，只以為王之病耳。引此以言臣之失道也。○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呂氏曰：政不行，教不成，由上之人爵祿刑罰失其道也。爵祿非其人，則善人不足勸；刑罰非其人，則小人不足恥。此之謂褻刑輕爵。康誥，周書。敬明乃罰，敬以明其刑罰也。播，布也。不字衍文。迪，啓也。言布刑以啓迪其民也。○子曰：百姓不親，大臣不盡，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

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比必二反○不親。不附於上也。不密。不安其位也。臣不利於富貴。而無忠上之心。上以富貴縻其臣。而無忠敬之實以信任之不專。故大臣不得盡心於其事。而左右乃相與阿比以間奪大臣之權。此大臣所以不安於位也。朋黨梗其中以相蒙蔽。則上下判隔。而民之不附有由矣。故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表。謂民所瞻望而就正者也。慎之者。毋啓寵納侮之意。道。由也。路也。謂民之所由以通於上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不以小臣謀大臣。則大臣無不以之怨。而安其位矣。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相為讒疾。而無朋黨矣。不以內臣圖外事。則遠臣不患於蒙蔽。而百姓親附矣。蓋人君當慎於擇人。而誠於委任。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苟疑信相參。用其人而恩禮不至。信任不專。則未有不啓小人讒佞傾軋之端。而亂其國是者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

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葉失業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顧命。將死而回顧以命其後之辭也。小謀敗大作。見小利而害大事也。疾。惡。莊。正也。后。謂嫡妻。亦僭稱也。葉公卒孔子後。而此引其顧命。記者所引也。○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知其賢而不親之。知其賤而復信之。以好惡之不誠。而中於私欲也。舉錯失其宜。則民親上之心由是失。而上之教下者益煩。而不從矣。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彼之求我以爲法則。唯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然終亦莫能用也。君陳。周書。引詩書所言。皆既知其賢而不親之證也。○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

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而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易以豉反夫音扶閉如字○小人細民也大人謂在位者費廣也口之用廣而傷煩也閉於人謂民情多所隱閉而不欲以告人也鄙卑狹也蓋好惡之公民心所同然而其識量淺矣敬者體之以達其情順之而同其欲惡也若以為閉鄙而慢之則溺矣此言人情之每溺於所褻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省悉井反○太甲商書虞虞人機弩牙括矢括釋放也伊尹告太甲言毋顛越先王之命以自取覆亡也當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而後發之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兌音悅○兌命商書蔡子曰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禦身輕動則有起兵之憂二者所以為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所輕予干戈所以討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太甲

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孽。災也。逭。逃也。尹吉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相去聲○尹吉當作伊告。亦太甲篇文。蔡子曰。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施氏曰。作僞心勞日拙。則闕而不周。忠信則無僞。故能周而不闕。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雲莊陳氏曰。凡四引書。皆言不可不慎之意。○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好去聲○方氏曰。民以君為心。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乎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內。然質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愚按。數語最為切摯。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寍。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此逸詩也。先正。

猶先賢也言明且清好惡辨也言昔之先正如此今則誰能秉執國成乎胡不自處以正而終勞百姓也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雅當作牙資書作咨節終闕一咨字○君牙周書怨咨者民自傷其生之艱難也祁大也引此為言見君民一體民之疾苦為上者所宜深念也○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行下孟反○言為臣者不自脩其言行則事君之義不純而行無所肖似矣以上多主在上者言此節以下乃以在下者言此節與臣儀行不重辭者正相反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行有之行去聲言同之下闕則繹二字○物實格式質正略約也呂氏曰有物則非失實之言有格則非踰矩之行生死由之而不可變故志也名也不

可得而奪也。志記也。多聞多志。猶不敢自信。而質正於人。然後用之。守之者。服膺勿失也。親之者。問學不倦也。雖由聞志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蔡子曰。圖政者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然後行也。愚按引書以證多聞三句之意也。詩曹風鳲鳩之篇。儀一。卽行有格之謂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能好之好去聲惡去聲○正。友之能正己者也。君子受善。故友之正己者則好之。小人惡聞過。故友之正己者則怨之也。朋友有鄉。以同道爲朋也。其惡有方。惡其不善耳。好惡一於正。而有恆。故遠近皆不疑其阿私也。詩周南關雎之篇。好善。仇匹也。言君子有良善之朋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上惡字去聲○於貧賤者有過則遽絕之。於富貴者有過而或不欲遽絕之。是

利於交富貴也惡惡之心不著是好賢之意不專矣詩大雅既醉之篇攝檢束也引此以言朋友之交當相檢束以威儀也豈以利交也哉。○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好去聲○雲莊陳氏曰好惡當循公道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己也詩小雅鹿鳴之篇周行大道也言人之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引以明不留私惠之義。○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射音亦○苟誠也呂氏曰有是物必有是事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葛覃周南篇名射厭也實有是服乃可久服而不厭也○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此亦上章之意既有言矣則當從而行之飾為大言則行之也難矣故言不可

飾也。既行之矣。則可從而言之。行有不善。則不可以言矣是行無可飾也。蓋言恆失之過。而行恆失之不及。故君子寡約其言而用力於行以履其實。然後言皆可行而行皆可言。無庸外飾矣。大。誇也。小。微之也。君子如此則民亦化之。不能誇其美而自掩其過矣。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引詩大雅抑之篇。玷。闕也。引此以明言之當慎也。

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

小雅車攻之篇。允。信。展。誠也。引此以言君子之成其信也。

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由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

周由觀當從書作割申勸。○君奭。周書。蔡子曰。言昔上帝降割於殷。申勸寍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也。愚按。此引以言君子之勉於實德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

與。平聲。○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有其實則能常久。虛夸則不能有恆矣。不可以爲卜筮。謂以無恆之人而稽之卜筮。卜筮且無由定其吉凶也。此與論語不合。

詩云。我龜既厭。不

我告猶。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言龜厭惡其無恆也。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兌音說。○書云。爵罔及惡德。德惟其賢。又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此引書文錯誤。略依此意解之。蓋謂朝廷爵位。不可及此無恆之人。必其有恆心者以涖政事。則政事純矣。以言人之不知無恆也。又言無恆之人。黷於祭祀。是爲不敬。惟其無恆。則禮必煩亂。難以事神矣。以言神之不知無恆也。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偵當作貞。○易。恆卦九三及六五爻辭。言人而不能恆守其德。則或且進之以羞。其六五爻辭與此章義不合。當屬衍文。○此篇言人當慎於好惡言行。而終之以誠。其中亦多粹語。然依附聖言。於義實多不足者。

奔喪第三十四　吳氏以爲此古禮經遺篇云。

奔喪之禮。始聞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

日行百里。不以夜行。使去聲○始聞喪，統五服言。使者，來訃之人也。始聞遂哭，哀至不暇問故。故盡哀而後問故，又哭盡哀也。遂行，日行百里，皆急遽之情也。不以夜行，防患也。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其情益遽，不復以百里爲程也。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未得行，若奉君命出竟而使事未畢之類。聞喪四日而成服。此又統五服言之。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竟上聲，辟音避，朝音潮○此在道時哭之節也。過國，過他國也。哭辟市朝，恐驚衆也。其國竟，本國之竟也。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鄉去聲○此專言奔父喪之禮，而以爲主後者言之。入門左，入門而西。升降皆由西階，未忍由阼也。殯東西鄉，主人哭殯之位也。在家而親死，則始死笄纚，小斂畢乃袒括髮以俟堂。此自外歸，不及小斂，故即括髮袒也。堂下東，主人與賓哭踊之位也。襲，掩袒也。加絰帶於序

東。復堂東之位。又就賓位而徧拜之。又反堂東位而成踊。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如上文拜賓以下之節。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門殯宮門。殯門外不哭。神道深闇。故閉之。相。贊禮者。次。中門外廬次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又哭。明日朝哭也。三哭。又明日朝哭也。其升堂括髮以下皆如始至之儀。三日成服。三哭之明日也。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爲去聲○非主人。則統衆子及五服之親也。衆子爲父有升堂括髮諸節。下文則專自齊衰以下言。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齊音咨衰七雷反篇內同免音問篇內同○中

庭北面哭不升堂也免猶括髮也麻加絰也蓋既不升堂故免於序東遂加絰然後即哭位袒哭踊也有袒即有襲可知主人為拜賓則非主人者無拜賓後復位成踊之節矣待之謂待此奔喪者非賓客故無變於所哭之位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亦以適子為主後者言也西面堂上殯東西面也襲免絰於序東易括髮之麻以布輕於父喪也於又哭不括髮則免而已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拾其劫反○婦人奔喪蓋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堂側階非阼階也東髽髽於堂東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主人與之拾踊賓之也凡哭殯之位見喪大記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

踊相者告事畢。葬後始至則先之墓。重親魄所在也。主人在家之衆主人也。括髮下當是闕一袒字。卽主人位。卽其爲喪主之位也。此亦以爲主後者爲其父言之。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在道不可不冠。故遂冠而歸。門寢門。北面。庭中北面。尸柩不在。不升堂也。此括髮之位。疑在序東。括髮以下如在殯之儀。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括髮下皆當有袒字。五哭者成服之朝哭。又明日朝哭也。三哭五哭皆不數夕哭。鄭氏曰。旣期而後歸奔喪則五哭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不五哭卽畢也。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喪。爲去聲○孔氏曰。一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及殯一括髮。不及殯亦一括髮。齊衰以下不及

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孔氏曰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寡不同若奔在葬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以下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適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者正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愚按西面哭異於主人也有成服則有免麻若小功以下雖已當除者亦必免麻而後除也即位下亦當是闕一祖字有祖而後有襲也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祖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祖成踊於三哭猶免祖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孔氏曰東即位謂奔喪者東就哭位拜賓則是主人代之拜此奔喪者當主人代拜賓時已則成踊也愚按於此言免祖則前奔父喪者及上節皆當有祖字可知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

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雲莊陳氏曰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其節次也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句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雲莊陳氏曰袒絰者袒既襲而加絰也遂除即於墓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著平常吉服也雖與之哭於墓而不踊以服除哀殺故也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齊衰以下其奔喪在除服之後者唯免麻於墓所哭罷則除無括髮等節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

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前言爲子者聞喪未得奔喪爲位之禮此乃言齊衰以下聞喪未得奔喪爲位之禮也三日五哭卒者并數夕哭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也三日五哭後則暫止而急謀奔喪矣雲莊陳氏曰人臣奉君命以出而聞父母之喪固爲位而哭其餘則不得爲位也此言非親喪亦得爲位者非奉君命出而爲私事未奔者也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雲莊陳氏曰主人出送賓者謂旣奔喪至家則喪主爲之出送賓也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家者成服拜賓者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爲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愚按此上疑有闕文成服拜賓上亦疑有闕文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上文言送近而奔至家成服者也故此又言若所爲服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後往亦可以外喪緩可容辦集而行也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與雜記小異當以此爲是哭父之黨於廟

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為位不奠哭師及父之黨與檀弓異似檀弓義長或謂檀弓所言者殷禮而此乃周禮也然不可考矣於野張帷設帷幄而哭也鄭氏曰不奠者以其精神不在是也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九九哭七七哭也九哭九日七哭七日餘放此大夫哭諸侯哭舊君也諸臣在他國為使而出也皆不敢拜賓避為主也與諸侯為兄弟諸侯之兄弟在異國者也壹袒者初為位一袒明日以往則不袒也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此既葬而後始來弔也先哭於家禮施於生者也又哭於墓情厚於死者也皆為之成踊於家於墓皆成踊也主人西面倡踊賓北面從之踊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

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長上聲○父在皆父主喪家統於尊也。然父不爲庶妾庶子庶婦庶孫主喪。則亦各主其喪。此大概言之耳。父沒則兄弟雖同居。亦各主其喪。以親不同故也。然兄弟死而無後。則長兄主之。親同長者主之。如父母之喪。適長子爲主。母喪兄弟之喪。妻喪。父在。父爲主。是也。不同親者主之。如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自爲之主。及有喪無主後者。齊衰者代之主。無齊衰者。而後大功者主之。皆必以親者爲主也。此非獨奔喪禮。因奔喪而類記於此。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遠兄弟。小功緦麻也。雲莊陳氏曰。小功雖不稅。而初聞之。亦必免袒成踊。以倫屬之親。不可不爲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可耳。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句麻。嫂叔無服。以厚別耳。然戚屬親矣。故必爲位而哭。婦人降本宗無服者。本服緦麻也。故亦爲位。孔氏曰。既云無服。又云麻。弔服加麻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尊卑異禮如此。

禮記卷九終